



荣 剑 著

社会批判的 理论与方法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荣 剑 著

A81

R725

社会批判的 理论与方法

——马克思若干重要理论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037704

(京)新登字 03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批判的理论与方法:马克思若干重要理论研究/
荣剑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4

ISBN 7-5004-2244-X

I. 社… II. 荣… III. 马克思主义-研究 IV. A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05993 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北京育才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8 年 4 月第 1 版 199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3.5 插页:4

字数:325 千字 印数:1—2000 册

定价:18.00 元



荣剑，1957 年出生，曾下过乡，当过兵，1978 年就读于山东曲阜师范大学中文系，1983 年至 1989 年在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发展史研究所读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先后出版专著《民主论》（上海人民出版社）、《超越与趋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马克思晚年的创造性探索》（河南人民出版社），参与撰写国家重点科研项目《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八卷本）第二卷，并先后发表近百篇学术论文。

前言：理论的品格和责任

马克思主义按其本质来说是批判的。

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是马克思留给人类最重要的思想遗产。马克思对历史社会状况及其矛盾所作的唯物史观分析，构成了这一理论的核心。作为社会存在与社会发展的一种宏观分析方法，迄今在人类思想史上还没有任何一种方法达到了它的科学高度；它像一座思想的灯塔，依然吸引着人们探求真理的目光。

实践是马克思思想产生和发展最深厚的源泉。面对社会实践的深刻变化，自觉运用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去分析和解决社会现实所产生的纷繁复杂的问题与矛盾，是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们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义不容辞的责任。

在社会主义艰难的历史转折时期，富有批判精神的理论必然面临着双重任务：一方面，社会主义即使处于低潮仍然需要理论为它的现实存在提供合理的令人信服的根据，在这种情况下，理论是现实的维护者；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如果要继续发展就不能不赋予理论一种特殊的使命，以便使理论能够为其发展设计一种合理的模式，在这种情况下，理论是现实的批判者。作为人类实践的社会生活，其全部创造性质必然地、内在地包含着对旧事物、旧秩序的否定与批判性质，它要消灭旧事物、旧秩序的形式，同时又要救出通过这个形式获得的新内容。批判的辩证品格，不仅

使革命性与现实性内在地统一起来，而且使革命性与建设性具有了内在的关联，这种关联即表现在批判与建设是同一个实践过程的两个方面。

历史的辩证法揭示了同样的原则：在发展的进程中，以前的一切现实的东西都会成为不现实的，都会丧失自己的必然性、自己存在的权利、自己的合理性；一种新的富有生命力的现实的东西就会起来代替正在衰亡的现实的东西。在新的现实代替旧的现实的过程中，真正的富有批判精神的理论不是完全和“现实”交融在一起，它要对现实的存在进行反思，担负着旨在阐明哪些“现实”在时间的推移中已趋向不合理，从而趋向灭亡，哪些“合理的东西”是注定要成为现实的存在这样的工作。没有理论所进行的这些批判性的工作，现实的变革是不可能实现的。社会批判理论是在思维中被把握住的它的时代。

在社会主义改革实践中，几乎所有的现实存在都受到了质疑，以往曾经被公认为是社会主义不可动摇的那些最基本的概念，如公有制、按劳分配、消灭剥削甚至社会主义本身，都受到了严重的挑战。的确，在社会主义所遭受的巨大挫折面前，任何一个普通人也不会不思考“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这样的问题，更不用说理论在这种情况下必然会对现实存在的合理性进行深层次的考察。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就是这样开始的。因此，当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在贫穷的土壤上完成一次伟大的超越并使其成为某种不可改变的现实时，它只不过是开辟了一个新的历史进程；这个新的历史进程是通向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人的全面发展。除此之外，历史再也找不到更加合理的尺度了。社会主义在今天充分地意识到自我批判的重要性，并通过自我批判来达到变革现实的目的，就是因为人们对历史发展的合理尺度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毫无疑问，历史是最无情最严格的评判者，一切神圣的公理、信条、价值体系，只有经过历史的批判才能检验其真伪，而我们今天对现实的认识，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也只有在历史的批判中才能判断出它究竟包含着多少真理性颗粒。

目 录

前言：理论的品格和责任	(1)
-------------------	-------

第一章 马克思的史前社会和东方社会理论研究

一、关于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问题	(3)
附：关于“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 问题的通信	(21)
二、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始末	(25)
三、马克思晚年走向“人类学”的理论动机	(46)
四、马克思社会历史理论中的“人类学笔记” ...	(51)

第二章 马克思的国家和社会理论研究

一、马克思国家和社会理论的逻辑关系考察	(79)
二、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看国家政治经济职能 的弱化趋向	(88)
三、社会决定国家的历史观	(102)
四、对马克思国家和社会理论的再认识	(113)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源研究

一、古典学派劳动价值论的局限性与马克思价 值理论的初步形成	(129)
--	---------

- 二、青年黑格尔派政治批判的理论和实践 (153)
- 三、马克思对近代资产阶级国家理论的批判与继承 (170)

第四章 马克思的政治民主理论研究

- 一、马克思的民主思想 (197)
- 二、政治民主三原则 (214)
- 三、关于个人的历史作用问题 (224)
- 四、马克思在工人运动中的民主实践 (239)

第五章 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

- 一、法兰克福学派伦理价值观剖析 (253)
- 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若干哲学理论问题的再认识 (266)
- 三、驳所谓“恩格斯反对马克思” (285)

第六章 马克思的文化理论研究

- 一、从马克思的世界文化观看中国文化 (307)
- 二、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传统政治文化障碍批判
..... (327)

第七章 马克思理论与中国改革实践研究

- 一、从政治和经济的二元化看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关系 (343)
- 二、社会主义民主的实现机制 (357)

三、政治原则·政治制度·政治环境	(376)
四、论所有制的开放	(386)
五、所有制改革的政治效应	(401)
六、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新探	(409)
 后 记	 (418)

第 一 章

马克思的史前社会和 东方社会理论研究

一、关于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问题

——对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哲学思考

（一）问题的提出及其实质

十月革命的胜利，为东方落后国家开辟了一条直接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从而证实了马克思在他生命的最后时期中所提出的东方社会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预想。然而耐人寻味的是，最早肯定东方社会能够超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俄国的民粹派。从19世纪下半叶起，围绕着俄国社会的发展道路问题，在民粹派和马克思主义者之间，掀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列宁都曾经明确地认为，像俄国这样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极端落后的东方国家是不可能超越资本主义这个历史阶段，社会主义只有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基础上才能实现；而民粹派则完全相信俄国走的是一条和西方社会根本不同的道路，俄国能够在古老的村社的基础上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些截然不同的看法，在今天看来，是否意味着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错了呢？是否意味着应当重新评价民粹派在历史中的地位呢？很显然，如果不能正确地说明东方社会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这个问题的实质，将会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重要理论产生模糊和混乱的认识。

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问题的产生有其特定的历史背

景。当资本的战车以前所未有的力量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碾得粉碎时，一种企图摆脱资本主义统治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天堂”的浪漫主义幻想便开始弥漫于欧洲的思想界，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已有一定的发展但尚未达到英国和法国水平的德国，这种幻想有根深蒂固的影响。因为在这个日耳曼国家中，农村公社的残余组织仍然广泛地存在着，德国人错以为这种农村公社制度就是社会主义的原型，由此骄傲地对世界说：瞧，英国和法国人只知道空谈社会主义，而我们这里已经有了社会主义了。德国人这种“社会主义”情绪很快地蔓延到俄国。19世纪40年代，德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哈克斯特豪森游历俄国时，看到这里不仅保持着村社的残余，而且整个大俄罗斯到处都有完整的村社组织。于是，他对俄国人说：“俄国的公社组织，对于俄国，尤其在现时，在国家制度方面说，是无限重要的。西欧所有的国家现在都患着一种病，想把这病治好，至今仍是一个不能解决的任务——这种病就是赤贫状态和无产阶级化。俄国就不知道有这种灾难；因为公社的组织使它免于灾难。”^①哈克斯特豪森的“发现”使俄国人大喜过望：“原来这里就是社会主义的天国啊！”这样，从19世纪50年代起，论证俄国的特殊性和特殊的发展道路，就成为一部分俄国知识分子的神圣使命。1854年，赫尔岑在致一个英国记者的信中回答“俄国必须经过欧洲发展的一切阶段呢，还是俄国的生活要依着别的法则来前进”这个问题时，断然认为：“我完全否认有这些重复的必要，大概我们必须受我们先人的历史发展中的一些困难和痛苦的考验。”^②鉴于赫尔岑在俄国知识界的巨大声望，他有关俄国社会超越资本主义发展而直接进到共产主义的思想对

① 转引自《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149页。

② 同上书，第143页。

后来的民粹派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民粹派内部虽然发生过剧烈的分化，但从未在下述观点上后退过半步：俄国毋须经过资本主义阶段，俄国的村社是社会主义的生长点。

以普列汉诺夫和列宁为代表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对民粹派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他们认为，俄国只有经过资本主义阶段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普列汉诺夫在《我们的意见分歧》这个反民粹派的历史性宣言中，系统地阐述了在俄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必要性，论证了俄国的村社制度在资本主义侵蚀下必然解体的历史趋势，充分肯定了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作用，由此得出的主要结论是：工人阶级的共产主义革命绝不能从小市民和农民的社会主义中生长出来。列宁则着重批判了民粹派的“主观社会学”，他认为民粹派对资本主义的抨击“所根据的是西欧早就抛弃了的落后理论，是对资本主义的浪漫主义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批判，是对俄国历史和现实中最重要事实的忽视。当俄国资本主义及其特有的矛盾的发展还很微弱的时候，这种对资本主义的原始的批判还能站得住。但是对于俄国资本主义当前的发展，对于我们关于俄国经济历史和现实的知识的当前状况，对于当前对社会学理论的要求，民粹主义毫无疑问便不行了。民粹主义在当时是一个进步的现象，因为它第一次提出资本主义问题，而现在则是一种反动的和有害的理论，因为它使社会思想发生混乱，有助于停滞现象和各种亚洲式的东西。”^①为了彻底粉碎民粹派的理论，列宁用了三年时间，撰写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该书力求根据经济调查和批判地分析统计资料来说明俄国的社会经济制度和俄国的阶级结构，从而像普列汉诺夫那样，不是回答“俄国是否应当经过资本

^① 《列宁选集》第1卷，第138—139页。

主义发展阶段”这个问题，而是回答说：“俄国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那么，在马克思主义者和民粹派的论战中，实践究竟检验了什么呢？很显然，十月革命的胜利，并不是俄国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产物，俄国并没有像普列汉诺夫所希望的那样，在资本主义这所“学校”中毕业；相反，俄国在刚刚进入资本主义的历史阶段之后，便被人民革命强行纳入到另一条发展轨道。这个事实是否意味着民粹派最终掌握了真理呢？难道俄国最终不是跨过了资本主义阶段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吗？如果说是这样的话，那么该如何解释苏维埃政权建立以后，俄国却不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而只能采取“改良主义的”、逐渐的、审慎迂回的行动方法呢？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四周年时，深刻地冷静地总结过这方面的经验教训，他说：“我们原来打算（或许更确切些说，我们是没有充分根据地假定）直接用无产阶级国家的法令，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生产和产品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犯了错误。”^①错误的实质在今天看来是非常清楚的：东方落后的国家能够在社会生产关系领域中跨越资本主义整个历史阶段，但却不能跨越任何社会在生产力和社会经济领域中都不能跨越的那些阶段，用列宁的话来讲：“没有建筑在现代科学最新成就上的大资本主义技术，……社会主义就无从设想。”^②可见，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问题不能仅仅限于从社会生产关系领域中去理解，而必须结合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来进行考察。正如承认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并不意味着必须把不同国家的发展道路强制地纳入到一个模式中去一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571页。

② 同上书，第508页。

样，充分肯定东方社会区别于西方社会的特殊性质和特殊的发展道路，也并不意味着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在东方社会中不起任何作用。从理论上搞清楚这二者之间的关系，正是提出东方社会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问题的实质之所在。

（二）社会形态依次更替和“亚细亚道路”

列宁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不同的国家的社会现象中存在着“重复性和常规性”，由此可以概括出一个基本概念，即社会形态。社会形态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的过程，其中表现为各个不同的社会形态的依次更替。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此作了经典性的概括：“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马克思的这个关于社会形态依次更替的经典公式后来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广泛的争议，争议的一个重要焦点在于对“亚细亚生产方式”在人类社会总序列中的地位有不同的认识和评价，其中有两个问题是必须考虑的：其一，亚细亚生产方式作为人类社会原生形态的根据何在？其二，亚细亚生产方式在社会发展总过程中是否必须依次经过每一个历史阶段？搞清楚这两个问题，是我们正确认识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前提。

马克思的社会形态依次更替理论是他运用历史和逻辑统一的方法论来把握人类社会一般规律的结晶。人类社会从原始公社解体起，依次经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尔后演变为资本主义社会，最后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过渡，这是人类社会的一条典型的道路。但是，这条典型道路是马克思在“世界历史”范围内经过逻辑的概括而总结出来的，它实际上舍去了许多